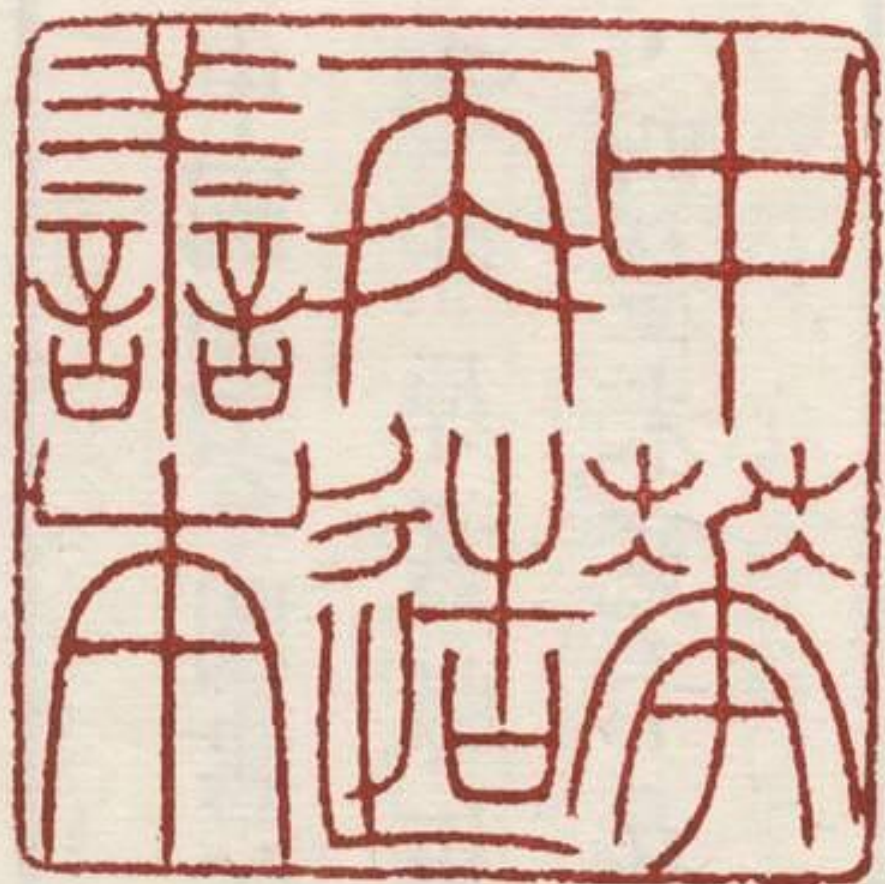


甲申雜記

聞見近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一·四釐米寬十五·二釐米

曾彥和取去神宗嘗有手詔求於所不產取於所非時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續去荆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恕厚之云遇過客言哲宗時得湟鄯矣尋留湟而棄鄯至元符建中間始并湟棄之

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立其大臣溫稽心常不協密遣腹心詣王文郁乞內附文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為渠援耳

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睿筭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

初孫路以為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營之

晦叔亦漕陝西將西行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職一

至如此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為得之易守

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鍾傳坐冒賞貶遂復御名成其議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

前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
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
熙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
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
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緡
二千當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
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
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
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
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旣至岸舟人雖小兒
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
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卅以爲阮
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觀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
母強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
曹氏已入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
選納爲后慈聖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

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爲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爲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爲異恩也後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爲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坐主陰有力焉

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乂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乂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

事皆非壯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揚置
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
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
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荆南守孫頌龍圖病
目點之隨手而愈又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
卒于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曆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爲雨多以其龍
數多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
早夏旱即秋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
凡十一龍治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縝公密玄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
斷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差銓試
官遂四季各斷訖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四
下等七匹恩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
五日合斷絕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
宰府及刑寺稱賀日侍郎劉賡大理曹調李孝
稱而下各遷兩官簿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尚書省圖局官與宋
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
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親幸遍覽悉如初旨

詔有敢易一門一憲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去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殿中
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
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官在側以御
衣遮手而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
中即別處分事徐顧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
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續時在列親聞德音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
是歲生服服為從官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
年餓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

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

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西羗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
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
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武臣王棫為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
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
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棧於
哲宗朝論之得閣門職名既卒其子直方時出
其書以示親密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

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蕃奉議嘗謂直方曰
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蔡倅潤過高郵
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
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
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
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
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玉押與破之
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旣駭前識之異而竹未
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二必異人也又云其

父譚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
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
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
已間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
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間與唐漕飲取千里
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
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卧屏間取之皆美新
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
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
告別甚遽唐曰何之荅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

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遺復守
托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
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
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
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間有京遞至
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亦聞動
靜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于復之日也唐碩夫
親見之

大遼謂天使為赦例即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

余致

京嘗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鞠蘇子
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
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竒才也衆莫敢對已而
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
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竒才也歎息不已

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謂予曰嘗為衡陽宰一日邑
吏云甘露降視松竹間光潔如珠因取一枝視
劉貢父貢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
名爵錫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
識之君子求甘露爵錫之別

建康實錄陳末覆
舟山及蔣山松栢

林冬月常出木醴後主以
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餵

朝請大夫潘适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忠被
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要見卿曾符大
方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
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
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士防朴
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呂再拜謝退而
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語呂盡告之既
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
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問執
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後請歸葬獨得旨歸蓋
哲宗東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
潘過高郵語余如此

紹聖初余謫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別殿中侍
御史陳次升當時當時曰且緩行上意未可知
余深叩之陳曰羊來請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
不要絕了余問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
不白上臣為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
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既知之何用耳目陛下
既知惇何不罷斥更待臣等文字陳謝曰甚是

甚是待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曰早亦對如公之言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爲相終哲宗一朝豈其命歟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旣引對神宗喻來日前殿引旣對上曰昨日以後殿卿仁宗舊臣不欲裹帽子見卿嗚呼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旣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

以爲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因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周秩重實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何從皆

及之召重實爲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
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
又以運判周純爲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
降人元祐人同力爲之哲宗召重實對曰欲盡
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
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即誅諸人于嶺南重
實旣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廳且辟程公孫
專管當察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
有之文凡三請曰裁未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
府且密喻重實令有實即就攝久之公孫忽得
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
人迺有誅族之舉重實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
輿不數日有旨令文劉逐便呂還朔部並更不
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知者以元旨極密
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廷悉無知
者公案藏其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公孫喜
刺人事者也

孫升舍人爲選人時夢與一僧立通衢忽傳呼宰
相來旣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此
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元祐中果謫新州本

朝盧寇丁三人矣蔡實身四人也又歐陽大椿
爲新州職官一日與守過寺中壁間見大字題
曰蔡確善終之室與守異之方問其所以字滅
不見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蔡去也主僧掃
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更當有宰
相至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拜右
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于堂下少選
大呼曰相公指揮頭嚙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詰
之僕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梁况之居住鄂州忽一道人至况之與對飲道人
求綿襖况之與之即卷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
袖即再入凡投數十次竟不能入嗟咨曰不免
爲寇萊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日餘復
至門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
候到彼相見未幾况之貶化州又之一道人至
兩口腹上亦兩口既至廳舍索斗酒一引而盡
見况之但云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而形
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木擔穿腹
中口吹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舟渡江而
去化人云未嘗有此道人至也後二十七日况

之謝世

元祐中冊孟后議備六禮議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簾發冊子由招余託密語呂微冲余曰公為中執法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事爾余遂造相府方語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國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甘也迺曰何事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母后坐而發冊此事不可啓微仲曰柰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密啓既而因奏事微仲留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太皇太后惟事謙抑若只御崇政殿益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冊可也明日詔下止遣內謁者傳命大臣於內東門承旨持節成禮二公防微社漸之意宣仁謙冲之德時無知者紹聖中余見劉莘老蘄州因詰莘老公自中丞執政平生交游皆拒絕獨聽一王巖叟語今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實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

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

吉甫曰大抵人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范彝叟爲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修之其像甚靈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吳冲卿孫犯大戮法當族上止令貶湖浙間又俾諸子隨其父所在方案上議法上屢涕下仁聖之變真類祖宗

宣仁同聽政日御厨進羊乳房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蕩天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趙清獻每夜靜焚香于庭具言自晨興至夕凡與人言及所奏事與其所爲事諄諄以告諸天或問之則曰苟欺其心則覩于語言其敢告諸上帝乎迺所以自警察也

滕友作監司廣東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洒揚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爲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汝亦有無窮之問聽畢

遂愈

內侍劉永達奉命北嶽祈雨久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慢曰嘉應侯也劉曰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廟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旣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爾死三日矣入門

尸卧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詣一大府主者俾赴獄每碓磨刀割之際血肉糜爛如泥獄卒取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晝夕無時其苦不可言數遇恩赦忽傳天有赦衆獄頓止出門列坐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衆囚停息才頃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千騎萬乘而來屯於村旁草莽間問其左右曰天齊仁聖

余己亥春入都伯珙過我曰君勿以手
拍金見貽得書畫一二種足矣遂作
篋有此書印士瞻曰此宋東佳否伯義
曰大佳懷之而去迄今二十六年復
見於沈氏案頭慨悼去國之失
弓復賀森園之身瑤也

甲子三月廿一日七十九菊增祥跋

